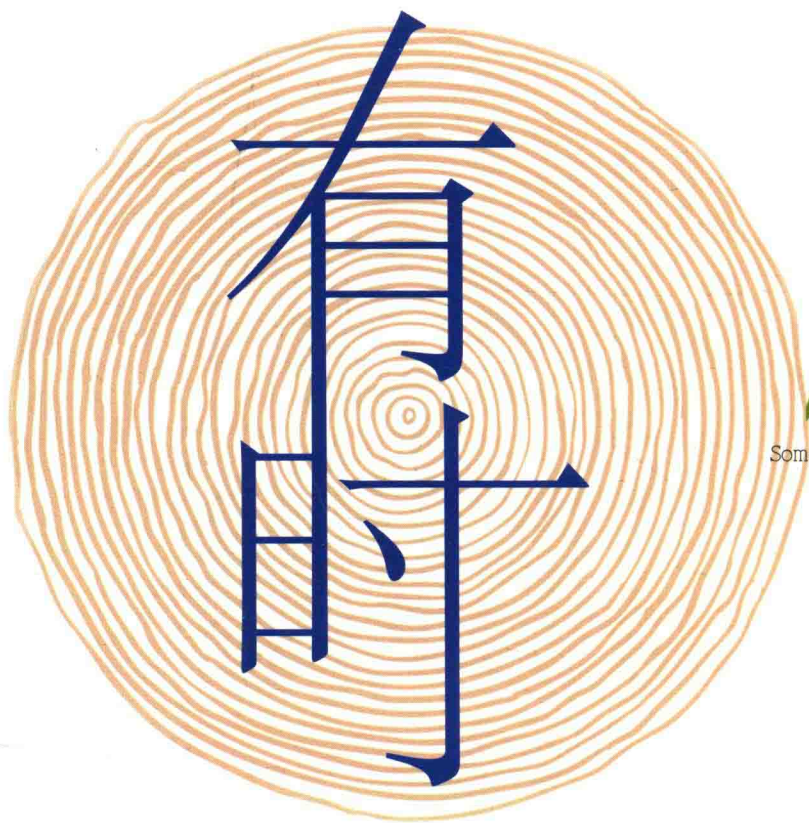


徐瑾 著
XU JIN

集结十年文艺心事，遇见你心中的文艺大咖
在踽踽独行中，与太宰治、村上春树、菲茨杰拉德、马尔克斯、王尔德……
转角邂逅



Sometimes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徐瑾 著

XU JIN

有时



Sometimes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时 / 徐瑾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6.4

ISBN 978-7-5502-7512-6

I. ①有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69019号

有时

作 者: 徐 瑾

总 发 行: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管 文

责任校对: 蔺亚丁

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
版式设计: 姜 楠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32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8.25印张

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5502-7512-6

定价: 36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3670231

序

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

生有时，死有时；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

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；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；

哭有时，笑有时；哀恸有时，跳舞有时；

抛掷石头有时，堆积石头有时；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；

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；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；

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；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；

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；争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

——圣经和合本《传道书》

安娜为什么会死？

在我的记忆中，这似乎是第一次严肃地考虑死亡，时间大概是中学，那时候我已经是重度阅读上瘾者，阅读的速度几乎和身体的成长相称。暑假的时候常常是图书馆没开门，我就已经在排队。或许这个地方对当时的我来说太重要了，记忆中借阅处柜台很高，每天只允许借出四本书，读完隔天再换四本，有时候借用别人的证件可以再多借四本。

安娜·卡列尼娜，一袭黑衣淡然出场，大可艳惊莫斯科上流舞会。她美到超自然，美到残忍，也愈加使得日后的欺骗、羞辱乃至死亡愈加黑暗，愈加不可接受，尤其是最后，安娜以卧轨的方式结束生命，“这种画十字的习惯动作，立刻使她回忆起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往事，笼罩住一切的黑暗顿时烟消云散，在一刹那间，人生带着她过去的全部幸福与欢乐出现在她的眼前。……就哗剥一声，昏暗下去，永远熄灭了”。

安娜为什么非死不可？安娜如果不死会如何？如果她没有和渥伦斯基在一起？或者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那列从彼得堡来莫斯科的火车（该死的，又是火车）上相遇？……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大半年，这期间我不得不又重新读了一次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速度非常慢，达到了一种痴魔的状态，如此才暂时放下种种怔忡怅然。

现在回头，当年要的非是为诸多为什么寻找一个可能性的解释甚至安慰。然而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必然的答案，有的时候只能回答：无关对错，只是有时，譬如爱之绚丽徒劳，老之卑微枯寂，救赎之虚妄与可能——这构成人生不同况味的写照，也是本书的三则主题。

《有时》是一种对于生老病死的时态描述，无关价值观与伤春悲秋。比如《周礼·考工记·序》中曰：“天有时以生，有时以杀；草木有时以生，有时以死。”亦如开篇所引《圣经》：“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……哭有时，笑有时；哀恸有时，跳舞有时。”在中文里面，“有时”，还可以表示一件事终于结

束了的意思，譬如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。

国人喜欢说人生苦短，其实正是短让一切有为与无为有了意义，更何况，有时，我们不得不长叹人生苦长。生命有时关于爱，有时关于衰老，有时关于救赎，并不总是灿烂美好，也有各种生之败落，生之朽败，生之酸馊，有时简直就像张爱玲临去海外最后一眼看香港，“忽然空中飘来一缕屎臭，……而且还是马可孛罗的世界，色香味俱全。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，带点安抚的意味，若在我忆旧的份上”。

02

谁是最好的作家？或者，你最喜欢谁的小说？

很多人喜欢这样问。我在这本书中写了不少作家，其中很多应该写的人没有写。对于我而言，只是通过他们来完成我的思考，所写的人或者作品，所求无非是有一己心得。关于爱一节，我特别列入不少女性作品，女性作家的好处和坏处其实有时候只有女性能够完全体会，这或许和月亮有关的情绪以及姿态，

有时能够深入男性作家无法触及的细碎灵敏，有时候到底难脱局促，有些逼仄促狭以及过分自我映射。

从时间来看，本书陆陆续续写了十来年，一些文章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，那是一个可以肆无忌惮读书的自由岁月。例如谈奥威尔，写于多年前大学时的一个冬天，那时候迷恋后现代隐喻、意义消解、语言哲学之类形而上的东西，表达也更类似自呓，信息也更为密集，节奏也更为急促，有的段落今天读来多少不堪卒读，但还是保留原貌发出。有谁料想得到，在时间的循环中，阅读体验已经恍如隔世，而生存体验却越发接近。

当然简陋也是有的，但是也照旧保留，这也是“有时”的一部分吧。就像我写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文章《太宰治：懦弱与骄傲》，到如今已经接近十年。当时内地的中文世界并没有太多太宰治的资料，多数人也不知其人，我手边有他的系列台湾地区版本的作品，本着别人不写的我才去写的态度，信手写了一则文章，最初以无具名形式刊登在我和朋友合办的读书杂志《读品》。时日一久，这则文章不仅很多内容进入太宰治的百科，

甚至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句子也被附会为太宰治名言，可见互联网时代，太多信息并不一定真实可信。

作家当然有高下，但是就像生之四季，人在读书时，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需求，有时需要他，有时需要她，有时需要他和她，有时谁也不需要。就像我小时候读雨果等人，心驰神往，长大觉得难以再读，反过来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小时候总觉得冗长枯燥，长大却觉得如此伟大——我过去打趣，如果有人问最伟大的小说家是谁？答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安全，这多少感觉有点类似男女艺人总选张曼玉作为最喜欢的影星，总不失分。如果说帕慕克、村上春树乃至托尔斯泰等小说家，都是在人间的那类小说家，甚至可以说和我们在一起，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一种小说家，他不在天堂怜悯我们，就在地狱代我们受过。

近年中文写作圈亦很流行非虚构写作，这或许是一种失真年代的求真焦虑。我始终认为，对于伟大作家而言，他描述的必然是我们生活的一切以及尚未意识到的一切，这就是最伟大

的真实。典型如奈保尔，他本意是成为一个小说家，即“高贵的驾驭想象力的作家”，但是最终却是两条腿走路，写虚构也写非虚构，而且在国内似乎他的非虚构更受推崇，但我从他的小说中对于了解别的世界真相受益良多。奈保尔是我近年才开始读的作家，我常常认为我应该更早读他，但也不得不承认过早难以全盘接受他的恶毒与犀利，某种程度上，与其烂俗地说他改变了我对于世界的看法，不如说他使得我对于世界的新视角从我心中破土发芽，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，他强大地提供了真实。

有一个自学成才的香港大亨颇爱读书，坊间便有文化人以读书的名义采访他。他就说他读书要点之一就是只看一方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只有 true 或者 untrue。这是生意人的读书方式，务实又理性，甚至有效，事实上多数政治、经济等关于人类的社会学科都在 true 与 untrue 之间，并没有太多一成不变的真理，但是文学，却以一种近乎荒谬的形式存在绝对的正确，它全然是 untrue。却又是在提供 true，亦如加西亚·马尔克斯

所言：“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，是对世界的揣度。小说中的现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现实，尽管前者以后者为依据。这跟梦境一个样。”

浮生如梦，而梦比现实更真实。无论是奈保尔以小说展示复杂的第三世界，还是奥威尔用虚构写的《1984》，二者或许都不乏想象，现实就这样赤裸裸而多角度地被呈现出来，甚至强大到压迫每个人去思考。

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因为诺奖（又是诺奖）而备受关注，他曾经说过小说和其他题材存在根本区别，“我们阅读故事就像在看风景，我们的心灵之眼将故事转化为图画，努力让自己融入图画的氛围之中，受其感染，并且实际上在不断地追寻它”。在我看来，这也类似于冷媒体与热媒体的区别，即阅读故事本身也是一种互动和参与，意味着潜意识的充分启动。一些研究也已经说明阅读会改造大脑，即使阅读虚构情节也可能激发大脑相关神经，看来阅读不仅影响我们的心灵（感性），也在改造我们的头脑（理性）。

文学应该有价值观吗？或者，什么样的价值观呢？

我曾经谈过这个问题，在此也再次重述一次。至少对于我来说，我对于不确定性的偏好要大于确定性，我甚至认为这就是文学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所在。按照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说法，文学提供的是多尺寸的鞋码，大家要试很多也未必合适，但却觉得好像有“某种意义”。

“某种意义”指向何处呢？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：认识你自己。故事是与人类最为紧密的连接，说书人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，而文学则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延续。村上把故事比喻成魔术，小说家将其作为“白魔法”来使用，而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则将其当作“黑魔法”利用。

毋庸置疑，黑魔法肯定比白魔法更有诱惑力。村上认为黑魔法指向绝对性，白魔法指向相对性，绝对性以干净的现实 B 取代混乱的现实 A，这种替代看似一种逃离以及解脱，但是现实 B

真的是现实的吗？其中的自我看似获得确定性，却往往已经导向迷失。

在人类历史上，黑白魔法多次搏斗，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分野亦隐含其中。村上定义小说家为“就是以多作观察、少下结论为生的人”。所谓“多作观察”，在我看来就是对于不确定性的展示，而“少下结论”则是对于太过确定性的警惕。这令人想起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上海的一次谈话，他认为世界是一个问题，不是答案，“如果一个诗人声称诗歌表达一切，这意味着诗人和诗歌都结束了，因为你都已说完一切。我的困惑是，我想要全知全能的困惑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是人说过的最伟大的一句话”。

04

为何阅读？为何写作？文学是否无用？

活过，爱过，写过，这是司汤达的墓志铭，也是我喜欢的生命形式，简洁、庄重又丰富，小时候如此，成年之后也如此。乔治·奥

威尔在谈论自己为什么写作时列举了四点，即自我表现的欲望、唯美的思想与热情、历史方面的冲动、政治上所作的努力。

对于我而言，无论司汤达的人生三味还是奥威尔的四点原则其实都指向了理解，即作为个体，无论读与写，都是在思维层次再现这个复杂的世界的一种努力，无论是从自我、美还是历史还是政治，都是一种人类为了达到理解而做出的智识努力。读是一种消费，写是一种生产，读书是借用别人的火炬照亮自己的路，而写作更多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（或许仅仅是自己）。

文学构成理解的路径之一，不得不承认并非唯一路径。我的专业是经济，兴趣和工作也在此，读过很多经济政治理论分析的文章，甚至写了几本关于经济的书，所谓“效益”，简单功利而言就是有用无用。我所读所写多是借助理性，这些理论分析或多或少都致力于简化这个复杂的世界，这是人类最习惯也看起来最有效率的学习曲线，观察——归纳——总结。文学不同，对于文学而言，很多时候是致力于还原这个世界的复杂性。简化有益于知识的积累，而复杂有益于知识的理解，二者都很重要，但后者

的意义往往被低估。

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复杂性是智力密度以及观察深度的产物，本来不是文学独享，如今这一技艺随着学科科层化而逐渐湮灭，使得表现复杂性是文学的擅长之处，成功的文学作品其实需要超过诸多政治、经济分析难以企及的洞察力，这就是文学对于复杂性所能带来的贡献，就像《泰晤士报》评价奈保尔的作品激烈之余，也力证像奈保尔这样的小说家“可以更敏捷、更有成效地指出问题所在，远胜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以及各种专家”。

文学无用，其要义并不提供行动指南以及道德教化，有时卑微可以看作人生的安慰剂，这种低到尘埃的卑微有时候恰恰是小说家应该有的高贵矜持。政治学者柏林亦表示，“指导人们如何生活，既不是小说家的责任，更不是道德哲学家的责任。道德哲学家的任务，仅在于帮助人们面对问题，面对可供选择的行动范围，向他们解释有哪些选择以及做出某种选择的原因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我觉得指导人们如何生活是一些小说家的误区，即使最伟大的小说家也不例外，忍不住说教甚至僭越，例如托尔斯泰。

托尔斯泰写安娜之死，甚至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安娜是个连死都死得那么卑鄙的女人，这也暗合该书题词“申冤在我，我必报复”——安娜必须死，这是上帝（或者说托尔斯泰）的主意，因为安娜是另外一个正面主人公列文的反面，她越美丽越应该死，越无辜死得应该越惨烈。不过安娜虽死犹生，而列文则虽生犹死，关于列文的线索本应该是全书与安娜平行的线索，结果安娜的光芒盖过一切，列文黯淡如夜。

安娜顽强的生命力在托尔斯泰的舞台上跳出了自己的天鹅之舞，这是文学的伟大之处，文学有其自行其是的规则。有时小说家出于天才或者仅仅是偶然，作为牵线木偶展示了人类显而易见又无人看清的无主之域，这里面似乎包含着全宇宙的真理，人物灵魂甚至鲜活到跳出原来作者的既定框架，任何简化与短语都是一种自作聪明，只有文学的繁复与真实可以不断再现与永久封存这种美的毁灭，但即使美毁灭了也仍旧是美的。

日后，我读了更多小说，以及各类小说之外的书，我对于安娜的死始终耿耿于怀，直到今天我仍旧不能完全释怀，不过这种

情感由少年的不解甚至愤怒现在更多转化为一种接受与体会，每次回想都触及一种几乎感觉不到的疼痛，但这种疼痛又明确地提示内心某处的存在。安息吧！美丽的安娜。

任何伟大写作都是一种艺术的献祭，有个台湾女作家曾经说“小说写到最后，我说把美丽的给予艺术，把丑陋的留给人生，把温柔的给予别人，把暴力的留给自己”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总是很抱歉，他（她）们曾给予那么多的美好与温柔，如今却只能默默道一声，谢谢，这也是我写本书的一点初衷。

徐瑾

2015年8月于上海